

幸福人生講座—如何做一個真正如法的好人 蔡禮旭老師
主講 (第二十九集) 2004/11/28 海口市孝廉國
學啟蒙中心 檔名：52-115-0029

諸位朋友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昨天提到求學的第四個關鍵「明辨」，我們要對善明辨，也要對人生的價值觀明辨，明辨什麼是成功，明辨什麼才是真正的美，明辨我們應該看的書。再來，生活當中很多地方都需要明辨，提升自己的理智要時時明辨，什麼因造成什麼結果，從果再把原因找出來。當我們都能處處從這一些方面去分別、分辨，你就可以提升你的判斷力，提升你的理智。

最後我們提到的是一個言語的明辨，就是聽話的時候不能聽讒言。所謂「來說是非者，便是是非人」，所以有一句詞是這麼寫到「堂堂六尺軀」，我們一個男子漢大丈夫，六尺軀，「莫聽三寸舌」，不要聽三寸舌的搬弄是非。「堂堂六尺軀，莫聽三寸舌，舌上有龍泉，殺人不見血」，所以假如我們聽信讒言，可能很多五倫關係都會被破壞、會受傷害。所以我們要懂得去明辨言語，到底講話者的動機是什麼？假如是不好的動機，我們要懂得趕快知進退，該離開的時候趕快離開，應該制止他的時候也可以制止他。

當我們能夠明辨善惡，明辨人生的方向的時候，接下來最重要的就要去實踐，就要去力行。我們把博學學好了，問也問清楚了，也能夠慎思，能夠思惟判斷了，接下來就要把所學的東西，一一落實在生活點點滴滴當中；所謂在工作當中，在生活當中，在處事待人接物之中。所以昨天也有提到「道」是什麼？道就是孝心，道就是你時時刻刻與人相處的仁慈之心，恭敬之心。所以中國的學問最強調的四個字，「主敬存誠」的功夫。敬是恭敬之心，什麼時候恭敬？言語態度、起心動念都要恭敬，都要真誠，這叫真實學問。所

以人的孝心，人的恭敬，人的真誠都是一個人本有的真心，所謂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。孟子說「學問之道無他」，求學問真正的目的在哪？「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」。這個「放」就是把我們忘失的真心趕快找回來，把我們的孝心找回來，把我們的恭敬之心找回來，把我們關懷他人的仁慈之心趕快找回來。所以當我們找回來的時候，那個日子你就會覺得很踏實、很充實。但是這一顆心假如找不回來，我們就會覺得人生愈走愈不踏實，愈走愈空虛。所以找回來之後就是充實我們的內在美，而不是去追求外在很虛幻的物質，虛幻的價值。

所以真實功夫在主敬存誠，而主敬存誠就表現在你所有的言語行為當中，所以接下來如何落實？在三方面來提升。第一方面從我們自己的修身做起，我們常說一個人的修養、修身的功夫，第二方面從我們處理事情的能力來提升起，第三方面是接物，就是與人相交往，甚至於是與一切萬物互動應該有的態度，這在接物當中。所以我們整個落實聖賢教誨就在修身，在處事，在接物當中。諸位朋友的筆記上，我們的手冊上有點出來，我們先來看一下，修身應該在哪一些行為處世當中表現出來？我們把它念一遍，我們念一下。

在「言忠信，行篤敬，懲忿窒欲，遷善改過」，這就是修身，我們先從修身開始來探討。所以一開始談的就是「言忠信」。言語，我們都了解到人與人當中相處，頻率最高的就是用言語，所以言語能不能忠，能不能信，那就影響我們一個人的存心，到底我們的言語是用什麼樣的心態，什麼樣的一種動機，那就會影響我們整個人的修養。我們來看一下什麼是忠？忠是會意字，上面一個中，下面一個心，代表心不能偏頗，心不能偏私，心不能自私自利。因為我們昨天已經提到損人絕對不利己，利人絕對利己，所以心一偏頗就損己又損人，心一不偏頗就能夠大公無私，就能夠處處替人著想

。所以如何讓言語能忠，也要先從他的存心開始看起。如何能夠言語有信用，也要從一個人言語的態度開始談起。

我們現在從幾個方面來探討我們言語的一種修養。第一個從言語的存心談起，諸位朋友，為什麼要講話？表達心聲，表達自己的心聲，希望別人了解，溝通。那溝通的目的在哪裡？相互了解，進而互相幫忙，互相成就。所以我們講話還是要能利益對方再講，所謂要講利益，不要講太多廢話。一個人假如話很多，給你的感覺是什麼？所以一個人為什麼言語很多，他的心態有問題，所以《易經》裡面提到吉人之辭寡，躁人之辭眾。諸位朋友，我們這幾天的課程，你有沒有覺得經典裡面句句話都很有分量，都對你一生立身處世都是很重要的提醒。《易經》裡面我們這幾天的課程提了好幾句「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；積不善之家，必有餘殃」，不止損自己還損的什麼？後代子孫，所以這些道理你一明白之後，你整個人的立身處世態度絕對會有大的變化。因為你能夠看得更深，看得更遠。

《易經》裡面提到言語說，吉祥的人言語怎麼樣？很少，因為他的心靜得下來，心一靜下來就懂得審時度勢，察言觀色，所以話不多，但是話一出來就會讓人家覺得很能夠信任，所以他都在適當的時機才開口。躁人之辭眾，言語很多代表內心怎麼樣？很急躁，好像不講話自己就沒有安全感，好像很不舒服。很多人一回到家裡只有自己一個人，坐著發慌，要趕快找朋友的電話打一打心才不慌，有沒有這種傾向？現在人有這種傾向，因為他一直，其實那個再根本一點就是人生完全沒有目標，活一天過一天。所以一沒有目標，他常常就會覺得很急躁，找不到方向，一定要找人家來陪他一下，他才比較有安全感。所以假如你交這樣的朋友，你會覺得怎麼樣？很累，常常要聽他講一大堆，然後時間怎麼樣？耗掉。假如說聽他講，對他還有幫助那我們還聽，一點幫助都沒有。

所以我們講話還要練什麼功夫？練他在那邊打牢騷的時候，一句話就要把他切斷。但是切斷的時候，要從他的混沌當中，把他引出一些正確的思惟，要引導他。所以這也要我們有功夫，要提升自己的學問，就能夠這樣達到。慢慢你切掉他的話然後把他引出來，他就會說你為什麼都能這樣想？這個時候你就告訴他，因為我都有讀《弟子規》，所以面對問題不會打妄想，不會想一大堆煩惱，要提起理智去面對。所以人心急躁話才會多，所以「話說多，不如少」。因為你急躁話又多，就沒有考慮清楚，所以話一多言多必失，所以言語太多了就會形成很多無形的障礙，自己都搞不清楚。

到一個新的環境，接觸新的人群，話一定不能多，要先多看多聽，一個人能多看多聽還要心怎麼樣？靜得下來才行。所以心靜的功夫是時時都要練的，所以當我們很急躁的時候，趕快把《弟子規》拿起來念，趕快把經典拿起來念，伏自己的煩躁的心。而其實一個人當他常常能夠看到對家人的本分，對朋友的本分，對工作的本分，他就不會想一大堆事情，他會趕快去學，趕快去做。所以能看到自己本分的人就不會浪費時間，讓自己的心飄到九霄雲外去，拉都拉不回來，不會的。

所以我們言語的動機，絕對是要能利益別人我們再講，當你時時想著我的言語是要利益別人的時候，你就會比較謹慎，就會考慮到講了之後他會有什麼感受，是否真正對他有利，你就開始言語懂得慎言，懂得謹慎。諸位朋友，我的言語不多，你們不要因為我講課覺得我一定話很多。我記得我在一個學校裡面，待了一個學期的時間，我跟同事沒講幾句話，為什麼？因為我接那個班的時候，這個班是全校最難帶的班，我幾乎沒有到辦公室去坐過。所以很多的同事都以為我的話很少，都以為我不說話的。因為那一個學期，我們才一個學期時間有幾十個學生，你要從對他不了解到了解到建立

信任，到點點滴滴引導他一些思想觀念，那時間幾乎怎麼樣？來不及。所以我們都待在教室裡面，雖然是在那裡改作業本，耳朵在什麼？收集情報，才有更多訊息能夠協助孩子成長，協助孩子學習，所以同事都覺得我話很少。

後來在最後把學生都送畢業的時候，一些同事坐下來吃飯，他就說：蔡老師，你的話真少。隔壁剛好我帶十一班，十班是一個女老師，年紀比我輕好幾歲，結果我們兩班都不好帶，所以我們兩個就常常探討如何帶學生。我其他的同事說我話很少，這個帶隔壁班的女老師馬上說：沒有，他話很多。這個話很多是為什麼話很多？不是講一大堆無關緊要的話，是因為要探討學生的一些情況，甚至於是我們是常常，因為她年紀比較輕，所以帶六年級很吃力。所以常常還要講一些鼓勵她的話，安慰她的話，所謂的要講軟慰語，讓她覺得比較安慰，比較釋懷。所以我們言語的動機絕對是要利益別人再說，對別人沒利益的話，我們寧可多看聖賢書，省下這些時間，確實人生時間很寶貴，不要揮霍掉。

我們接下來談言語就以《弟子規》為核心，《弟子規》哪些教誨對於我們言語能夠忠，能夠信，我們就挑出來說明一下。比方說以存心來看，《弟子規》說「道人善，即是善；人知之，愈思勉」。所以當他道人善的時候，他的存心是什麼？道人善即是善，希望人知道之後，能夠向這些善的人學習。所以人知之，愈思勉。他是為了讓更多的人能夠跟這一些好人學習，能夠跟聖賢人學習，所以這個存心是好的。

「見人善」，我們提到「善相勸，德皆建；過不規，道兩虧」。我們的言語是要規勸別人，讓他能夠改正過失，所以善相勸，這樣朋友跟你的道德學問都得到長養，所以德皆建，不止你勸他朋友能夠改正過失，對你自己你也時時刻刻提得起來去成就朋友的這一

分存心，你自己的學問也在提升。幫助別人愈多，你能夠體會別人的需要就更多，你能夠更人情練達去把一些事情做圓滿。所以善相勸，德皆建，這就是講話者是為他人著想。「過不規，道兩虧」，過失假如不規勸，朋友做錯事而我們也錯了，因為沒有盡到當朋友的道義去規勸。

存心是善，自然而然就能成就別人；存心假如不好，我們就要馬上警覺這種言語態度，言語存心不能犯，哪一些言語的存心是不好的不能犯？在我們「信」當中有提到「見未真，勿輕言；知未的，勿輕傳」。你還沒有見到真相，只是聽人家說說，可不可以馬上講出來？不行。知未的，了解道理都還不清楚，可不可以就去發表你的看法？不行，你可能誤導別人，甚至於把聖賢學問講錯了，那別人就聽錯了，你可能誤了人家一生的智慧。所以為什麼見未真就講，為什麼知未的就講，這個人的存心是什麼？逞能。這個存心忠不忠，不忠，偏。就希望別人看到他說：你怎麼這麼厲害。他就自己覺得揚揚得意，其實這個存心是不善的。

「人有短，切莫揭；人有私，切莫說」。我們去挖人家的隱私，對別人一點利益都沒有，其實對自己有沒有利益？沒有利益。自己的人格修養就會一點一滴墮下去。那挖人家隱私可能會造成什麼？造成人家家庭失和，甚至於會造成團體失和，所以諸位朋友您要用人，除了德行之外，還要看他講話的分寸夠不夠。一個團體裡面常常發生衝突，發生摩擦，往往都是言語不慎，往往就是太多人在講人家的是是非非，造成團體失和。一失和事情就很難辦成，一失和團體就不團結，團體就開始這一派，那裡又一派。所謂家和萬事興，團體和萬事也興。所以我們觀察一個朋友，觀察部屬，也要從言語的存心去看，那我們看人的深度就會愈來愈深，你就不容易看錯。所以看錯人不能怪對方，要怪自己學問不夠。

再來我們來看言語的時機你也要會判斷，不該講的時候你講，你的心已經不忠了，因為你太急躁了，而這個急躁的背後你再探深一點是什麼？是你控制的欲望太強，就覺得你要趕快聽我的。所以我們人的存心你要看到底，你才能夠從你的存心去修正錯誤。所以因為急躁，因為控制的欲望太強，所以時機沒抓好反而事倍功半達不到效果，甚至於不只沒有效果，還把事情搞砸了。我們從《弟子規》來看看言語，哪一些時機該講，哪一些時機不該講。比方說「親有過，諫使更」，父母親有過失，親人有過失，這個時候就是講話的時機。但是什麼時機好？「悅復諫」，這個悅是喜悅的悅，代表他心情比較好的時候再講。所以你看經句，連一個字你都不可以小看，「悅復諫」，這就用一個悅就代表時機點要抓好。他已經火冒三丈了，你再去勸他有沒有用？要審時度勢。

「晨則省，昏則定」。晨昏定省，讓你的父母歡喜，讓你的父母放心。所以該講的時候要講，很多人說：我就是嘴巴不甜。其實障礙不在外，障礙就在自己的這一念心。假如我們講的話能夠讓父母歡喜，你有這一分利益父母的心，孝順父母的心，哪還有那麼多什麼我的習慣就是嘴巴不甜。事在人為，不要推說我的個性本來就是這樣，個性隨時可以修正的，只要你真正那一分孝心，那一分利益他人的心能提得起來，你的整個言語行為就會變。

「出必告，反必面」。你時時處處該交代的一定要交代清楚，讓你的父母不擔心。「入則孝」裡面的「出必告，反必面」，我們不要說只是對父母出必告，反必面，這樣我們學問就學呆了。應該是只要我們交代清楚就能夠減少別人擔憂，你就應該交代。對太太要不要出必告，反必面？要！甚至於說實在的對你的孩子也是要，因為你的親人了解你在哪裡他就放心。像我們要出去，跟晚輩打一下招呼，我們去哪裡，很快就回來，他也清楚，他也不慌張。甚至

於在公司裡面，我們要出外的時候，也要把我們的行程告訴上司或者告訴同事，讓他們在緊急狀況還能夠通知到我們。這就是處處要能夠替人設想，這個言語的存心是如此，這也是對人的恭敬之心。對人恭敬就會常常想到怎麼做才能夠讓他們放心，讓他們減少擔憂。

「彼說長，此說短；不關己，莫閒管」。當別人在那裡說長道短，這個時候是不是你說話的時機？不是，趕快怎麼樣？趕快離開。是非之地，你只要站在那裡可能都會惹禍上身，所以我們要有這個敏感度。我記得在我成長過程，常常人家都會跟你劃分，你是這一派的還是那一派的。很奇怪，我好像行為處事就會站在中間，這一派我也不算，那一派我也不算，而且兩派都跟我處得不錯。所以在論是非的時候我們就溜之大吉，不要捲進去了，到時候人家說：他們在那裡批評我們的時候，蔡老師也在。那我們就解釋不清楚。但是我們站在中間並不是說不關心，不是這個意思。當我們站在中間的時候，對雙方都是一種提醒，因為人都會犯過跟不及，所以往往分派的時候，都已經是對某一些觀點太偏頗了。這個時候你站在中間不動，對他們都是一種牽制力量，等他們察覺到自己做得太過火，要來問問你，你這個時候一開口就能夠把他的偏失稍微緩回來。所以這要有前置作業，就是你平常要對他們關懷，平常自己要把本分做好，你才有資格去勸別人。

所以我常常一來把我老師的工作做好，人家看到你就對你敬三分，二來常常買一些東西送他們吃。所以有時候我買了餅乾都不會買一包，我買很多包。然後六個年級，所以一年級開會我們就拿一包去給他吃，二年級就拿一包給他吃，而這一些信任都是為了往後能有很大的作用發揮。所以我跟同事都處得很好，也懂得多請客、多送禮。我記得我辭掉工作，還不敢跟我的同事講，後來沒辦法宣

布的時候，當場有同事眼淚就掉下來了，幸好這種場面看多了，但是我會勸他，我們還是在同一條船上，我們還是都在做教育，都在弘揚文化。

人跟人的緣非常難得，得來都不易，所以我每次回家裡，我會帶海口的名產，有時候還拿到上海的名產，我們會拿回家裡去，去看看我這些老同事，這一些老師。也在教學當中，在修養當中，跟他們進一步再作切磋。而我跟這一些老師討論教學，討論教育的時候，我內心都會很高興，因為這一個老師背後站了幾百個學生，所以我們要能看得比較深遠一點。當你在幫助一個朋友的時候，你也要看到他背後的子子孫孫，他背後的可能會因為他而受影響的親友。當你有這樣的一種態度的時候，你面對每一個人都會恭恭敬敬，不敢怠慢。

我們再來看一下言語的態度，應該怎麼樣去做？這言語的態度《弟子規》也教得非常仔細，我們來看一下。「父母呼，應勿緩；父母命，行勿懶；父母教，須敬聽；父母責，須順承」。這代表跟父母講話的態度要非常恭敬。現在人為什麼沒有辦法提起這個恭敬？因為現在人太煩躁，聽兩句話就不耐煩。看的電視，聽的音樂都是什麼？讓他的心很浮動，所以現在年輕人很難受教，聽沒幾句話就怎麼樣？就頂回去了。所以我們不要先要求這一些年輕人，我們先反觀自己，我們已經上了年紀的人，自己對父母，「父母呼，應勿緩；父母命，行勿懶」有沒有做到？

諸位朋友您現在有看到，有一位父母喊她的子女，她的子女馬上走過來跟媽媽說：媽媽，有什麼事？這樣的聲音，這樣的態度你有沒有看到？幾乎看不到，你突然看到可能會感動得掉眼淚。所以從我們自己開始做起，有這種恭謙的態度。當然不是對父母如此而已，對所有的長者都應該這樣。但是對你的孩子可不能這樣，學問

是活的不是死的，你兒子說：媽，來一下。你馬上走過來：兒子，有什麼事？那就顛倒了，那你孩子就傲慢、無禮！所以對長者、對平輩我們應該這樣做，但是對晚輩你要長養他的孝心跟恭敬心，應該是晚輩到長輩的面前，這樣才是正確的。

「父母呼，應勿緩」。有時候你在應的時候，表面上看起來有應，內心怎麼樣？還是不耐煩，當人處處不耐煩，你的學問絕對起不來。所以往後呼應父母，還要觀自己的心有沒有真誠恭敬，而不是應付，應付的話你就沒有主敬存誠。當你能從心上這麼深的下功夫，你的道德學問不出三個月，絕對會讓身旁的人覺得你變了一個人。所以一個人求學問有沒有效果，從別人對你的態度就可以判斷出來。

「父母命，行勿懶」。我們答應父母的事情，言語答應了，一定要守信不能偷懶。你已經說媽媽我要去洗澡，你要趕快去洗，你不能拖拖拉拉。甚至於父母交代我們買的東西，我們也應該如期買回來。可是你看，別的朋友交代的東西，我們都不會忘記買，誰交代的東西我們會一拖再拖？可能回到家裡，媽媽說醬油？我又忘了，下次，我明天一定買。所以為什麼對朋友都不敢失信？為什麼對父母就失信了？我們的心有問題，不是恭敬，不是真誠。對朋友因為怕關係搞壞了，因為怕生意做不成，所以他們的話都不敢怠慢；因為父母不跟你計較，所以你的心就不恭敬了。

甚至於不止對至親的人不守信，對朋友不發脾氣，專門把脾氣發在誰身上？發在最親的人身上。所以你說人顛不顛倒？點點滴滴對你付出，對你最照顧的人，你卻對他最不好。所以人往往在三十歲、四十歲，你會覺得內心愈來愈不安，因為該做的怎麼樣？都沒做。假如這個時候剛好父母又走了，那你會覺得心隱隱作痛，因為該報的恩你都沒報。而報父母恩就要從哪裡下手？先從言語態度的

恭敬做起，不要好高騖遠。所以「父母呼，應勿緩；父母命，行勿懶」。

「父母教，須敬聽；父母責，須順承」。父母訓斥你的，我們不能很憤怒的頂回去。責罰我們，我們先要虛心接受，反省的心來接受。很多人就說：那父母假如誤會我們，那我們還不頂回去嗎？其實我們要觀察時機，父母在訓斥我們的時候情緒比較激動。這個時候你還辯駁回去，很容易發生衝突，對你、對父母都不好。而父母講我們十句，只要其中有一句是真的自己做錯了，其餘九句是沒有的，那你要想哪一句？就想這一句！想這一句確實做錯的，其他九句我本來就沒做，父母縱使誤會我也是問心無愧。所以人現在就很喜歡辯駁，很喜歡解釋，往往都沒有去正視自己做錯的地方。所以常常人在接受規勸的時候，人家講了五句，其他四句是對的，他沒去注意，馬上解釋這一句，這一句你誤會我了，那人家往後敢不敢再給你建議？

而當父母確確實實是錯怪你，你還能忍得下來，等父母情緒比較穩定下來，他自己會覺得我太過分了。所以父母搞清楚狀況他太過分之後，可能還會主動削個水果給你吃，主動坐過來跟你聊兩句，這個聊兩句的意思就是沒事了，沒事了。所以當你處處都能忍得下來，你的父母會愈來愈尊敬你，愈來愈佩服你。當你贏得父母的尊重跟佩服，往後你跟父母講的話他們就聽得進去。所以諸位朋友要沈得住氣！

所以前幾天的課我跟諸位說，我是三分鍾熱度。所以父母覺得我的話能不能聽？但是後來因為在這五、六年的時間，很幸運的接受了聖賢教誨，所以就知道了怎麼去應對進退。慢慢的從很多處理的事情當中，父親對你的信任一點一滴就提起來了。所以這個時候，往往就是你能夠去協助父母，能夠去引導父母的時機就出現了。父

母責罰的時候，我們不要情緒反應。當然，假如你父母罵你很凶，而他又有心臟病，這個時候你不要說：蔡老師說的就乖乖在那裡。這個時候看情況不對，趕快什麼？離開。沒看到你，他氣比較消的時候，你就趕快走，學要學活一點，不要學死。

所以古代孔子的學生有一位孝子叫曾子，曾參，他非常孝順。有一次他爸爸責罰他，一氣之下，旁邊棍子拿起來就給他打下去，結果他就被父親打昏了。後來曾子去見孔夫子，夫子就罵他，他說你不孝，曾子嚇一跳，你看我這麼乖，連跑都不跑，怎麼說我不孝。夫子接著說：假如你爸爸失手把你打死了，那你是陷你父親於不義。而且他親手把你打死了，誰最痛苦？父母最痛苦，而且他的痛，你一打死二十年後一條好漢，父母把你打死，他幾十年的日子都很難受。所以夫子告訴曾子「小杖則受」，拿小棍子你就受了；「大杖則走」，拿起大的棍子要趕快溜。所以你看處處替父母著想，這樣學學活了，不然就變書呆子就不好。所以我們對言語的態度就從父母呼、父母命，這一些態度開始做起。

言語的態度要「怡吾色，柔吾聲」。勸誡別人的時候，你的言語態度要好才達到效果。當然不只是勸別人的時候怡吾色，柔吾聲，平常與人交談態度就要恭謙。所以很多人常常會說：我跟這個朋友聊天就覺得很舒服。那就是他的言語態度。有一些朋友會說：我跟這個人聊天，我的心就跳得很厲害，都靜不下來，愈聽愈慌張。這可能就是講話者他的語速太快了，《弟子規》說「勿急疾，勿模糊」。你講話太急躁，速度太快，聽的人跟不上，他就慌；或者你咬字、抑揚頓挫不清楚，很模糊，他在那裡聽得很吃力，生怕把你的話聽錯了或者聽不清楚，跟你對不上嘴又怕自己失禮。所以我們講話的態度也很重要，要怡吾色，柔吾聲，然後講話的一種語速要適中，不可太快也不可太慢。你講話講太慢，聽的人覺得心臟都快

要停止了，這樣也不行。所以凡事都要取其中庸之道，過與不及都不好。我們平常就要看看自己的言語速度，言語的遣辭用句能不能夠清晰，這個你自己要多下功夫。

言語態度當中，「人問誰，對以名；吾與我，不分明」。像那個按電鈴：請問你是誰？小孩子說：我，我就是我，你不知道我是誰嗎？還要讓人家猜半天，這很失禮。像我們平常接觸人這麼多，有人打電話來：請問您是哪一位？他說：你不記得我了，我們兩個月以前見過面。我們在那裡就覺得頭很大，見的人那麼多，怎麼會想得起來？所以我們講話一定要：喂，你好，我是某某某。讓人家馬上就知道你是誰，人家的心就安了，這就是講話的分寸跟態度。所以我們教孩子接電話這個也要教：喂，你好，我是某某某。人家一聽就知道是誰，這就是一種分寸。

講話的態度「凡出言，信為先」，態度當中我們要告訴自己，言出必行，言行一致。所以從歷史上能夠留名青史的人絕對都是做到言行一致。夫子在《論語》裡面提到很多句言行的態度，夫子說「古者言之不出，恥躬之不逮」。君子很怕講出去的話自己做不到，所謂「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」，所以我們不能輕易開口，不能輕易給人家許諾。你一定要清楚自己能做到了再答應，不可逞能。所以現在的人很輕諾，隨隨便便怎麼樣？就答應別人，甚至答應小孩，到時候你要後悔都來不及。

所以「事非宜，勿輕諾；苟輕諾，進退錯」，你答應了做不到，你就進退錯了。那古代人對於言語的信用，讓我們非常感動。有一個吳國的大臣叫季札，他要出使魯國，剛好經過徐國。在徐國的時候，徐國國君就宴請他，請他吃了一頓飯。就在吃飯的過程，這個徐國國君也沒有跟他聊什麼，但是眼睛就一直盯著季札身上那一把寶劍。那季札也很能觀察，他視思明，一看就知道徐國國君很喜

歡他這一把佩劍，但是因為佩劍是代表一個身分，他要出使魯國，他就必須有這一把佩劍。所以他當場起了一個念頭，他說我回來的路上，已經不需要這一把劍了，我再把這一把劍給徐國國君，他就起了這麼一個念頭。結果後來回國之後經過徐國，他就要去送這一把劍，結果一到徐國發現徐國國君已經過世了，因為國君的墓都很大，都有人守墓，所以他就把這一把劍掛在墓前面的一棵樹上，就掛上去。他的隨從很驚訝，他說：大人，你這一掛給他，我覺得很奇怪，第一個你又沒有答應要給他，所以你不需要守信；第二個縱使你已經答應他了，他都已經死了，那你更可以不要給他。季札馬上說「始吾已心許之」，我已經把我的這一個心，起了一個念頭要送給他了，所以我要守這個信用，「豈以死倍吾心哉」，怎麼可以因為他死來違背我心的信用！

所以古代人不要說言語出去要守信，連對自己的一個念頭他都能夠守信到底。所以我們從古代人的一種對信的態度，我們都會覺得很慚愧，我們要見賢思齊，所以往後當我們答應別人事的時候，就要兢兢業業，時時刻刻要去盡這一分信用。我們這一節課就先上到這邊，謝謝大家。